

林遐 撑渡阿婷 CHENGDUATING





撐 渡 阿 婷

林 遐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揮渡阿婷

林 遐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格道12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 6 1/8 插页 (平) 2 (半精) 4 字数 68,000

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81,000 (内半精装1,000)

內 容 提 要

在我們光輝的時代里，新人輩出、新事潮涌；唱不完，頌不盡；這本散文集攝下了我們生活激流中的幾朵浪花。

作者用歡快的筆，描繪了一代新人的風貌：他們有的以渡口為家，有的居于山林深處；雖然他們的工作崗位不同，生活道路有異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——改變祖國的面貌，肩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偉業。他們都有火辣辣的革命熱情，熠熠閃光的共產主義風格。

作者有時也用沉重的筆記下了過去的生活，撫今追昔，讓我們深深体会到：今天是用血和淚的昨天換來的，不能忘記過去，更要珍惜今天。

插图：陈洞庭

目 次

撑渡阿婷·····	1
桐林深处·····	11
旅 伴·····	22
新 居·····	31
归 来·····	45

我們的圖書館.....	54
造 林.....	62
惜 別.....	74
安 家.....	85
开 会.....	96
火的怀念	105
生 死	117
桥的联想	130
二潭記	138

首都春訊149

洛阳书簡158

郑州的美172

小 跋183



撐渡阿婷

在这浩渺的珠江上，有多少渡口，有多少渡船，有多少撐渡的？誰也数不清，誰也不知道。单說那撐渡的，他（她）們日夜和那只渡船厮守着，和珠江厮守着。不論是珠江上的晨雾迷蒙，不論是珠江上的細雨紛霏，也不論是珠江上的朝霞和夕阳，这些对我們看来要为之击节贊叹的景物，他們早已經司空見慣。他們

把珠江上的一切神秘早已探索殆尽，把珠江上的一切瑰丽的景色，也早已领略得够了。

我住在花溪公社的时候，常常到花溪大队去。花溪大队和公社所在地隔着即将入海的珠江。每次去，都要过渡。日子一久，就跟撑渡的阿婷熟了。

阿婷是四十开外的妇女，无子无女。丈夫在省城的钢铁厂做工。人很开朗，又好说话，搭渡的人跟她熟了，在渡着宽阔的珠江的时候，总跟她山南海北地聊些什么，或者开几句带善意的玩笑：

“阿婷嫂，为什么不去省城找你那钢铁老公，舍不得这条江么？”

“这条江有什么舍不得！我舍不得咱们大队。我怕我不在，没人渡你过江。”

这回答好像是随意答出来的，其实，可是真情。搭过阿婷的渡船的人都会晓得，这条江，每天早晨都有一班花尾渡去省城。凡是附近的

搭这条船去省城的，都是由阿婷撑渡到江心，人們由这里再上船。人家說：阿婷撑渡以来，从沒有一个人誤过船。有时候，远远地看见花尾渡駛来了，机器的扑扑声也充耳可聞了，搭船的人才到得渡口，慌慌张张地要上船，阿婷总是稳住他：

“不要慌。赶得上的。”

小渡船一解纜，滴溜溜离开渡口。偏偏这时候，山坡后面又轉过一两个人来，她們或提着籃子，或背着孩子，一边急匆匆地走，一边高声的呼喊：

“阿婷嫂，停一停，搭渡去省城呵！”

这时候，阿婷总是撥轉船头，回到渡口，等那后来者上船。那早来的这时候总要有有些埋怨，嘟嘟囔囔。阿婷眼神扫他一眼，总是又是責备又是安慰的說：

“你勿使慌嘛。不行使別人搭不上渡嘛。我保你十点钟到省城。”

她也真的本領。等到人都上齐时，她就拚命把小渡船向上游划去，待至船要到江心时，她船头一斜，順流而下，迎着那趾高气揚的花尾渡箭一般的飞去，正好两条船一齐停落下来。这时候，乘客的埋怨和焦急，早化做殷勤的笑意和感謝。

人家又說：阿婷的耳朵是最灵的。阿婷的眼睛是最尖的。这說法，一点也不夸大。这渡口到那渡口，小船要划上二十分钟。站在这边岸上就看不清那边岸上。有时候，你有急事要过渡，偏偏阿婷的船又在对岸，你急得了不得。靠在水榕树上，两只手掌做成喇叭，扯着嗓子喊几声阿婷，說也怪，那岸的小船动了，阿婷搖着它飞驰过来了。有时候，你有急事要过渡，偏偏又在晚上。阿婷这时候在岸上那間小木屋里。喊是听不見的。你只要把一盞灯籠点燃起，拿着它晃来晃去，不一会儿，岸那边也就亮起了一盞灯籠，原来这正是阿婷小渡船

上的灯。有那好奇的就問阿婷：

“阿婷嫂，你晚上不睡觉么？怎么那灯笼一亮你就看见了。”

阿婷只是笑而不答。問得急了，她就說：

“我的心上也有一盏灯。岸上一有灯，我心上的灯也就亮了。”

有一次，她才对我们說：她知道晚上过渡都是有急事的人。不是送紧急通知，就是請医生。开始的时候，她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在小木屋向江处开了一扇小窗户。她的床就摆在小窗户的前面。睡着的时候，总是睡一段醒一阵，一看见对岸有灯笼晃，就忙着点灯划船。后来习惯了，总又好像有什么声音在耳边似的，对岸灯一亮，就醒了。说到这里，她就笑起来：

“现在不兴迷信了。要不，我真认为我的心上也亮了一盏灯呢。”

我们也笑了。我们倒不是笑她的想法。我

們笑的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解釋，她說得是滿有道理的，很深刻的。

因為我們經常来往于花溪大队和公社之間，所以和阿婷很快就厮混熟了。她很喜欢吸烟，一見我們上船，总是先打一个招呼，然后問有沒有烟。我們坐好，把烟点着，然后就聊起天来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总是为珠江上的景色迷住。那朝霞，把珠江的水抹上胭脂；那雾和霏霏細雨，給珠江罩上朦朧的面紗；那丽日直搅得滿珠江金蛇乱窜。但是，到后来，我就为阿婷的談話迷住了。她告訴我打魚用的网、繒、罟之間有什么分別；她告訴我江心那小島上在抗日戰爭時曾发生了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。而最使我們（我和公社党委书记老陈，因为花溪大队是公社的重点队，所以老陈隔几天总要去一次）感到兴趣的，是她在談話中談出了許多我們沒有了解到的情况和問題。

有一次，她跟我們說：

“我有一个問題不明白，現在做田間工夫的，這個問題解决了，可是，我們这些做散工的，到而今還沒解决。就說我，今天过渡二十次也是八分，过渡两次也是八分，晚上有过渡的也是八分，沒过渡的也是八分。你們千万可別說我在这里爭工分，我是听見我們这样工作的人們都有意見。我就想：這個問題不解决，这部分的社員的积极性就發揮不出来。我就想：我一定找个机会反映給你陈書記。我反映給大队两次，人家說我是嫌工分少。我要嫌工分少，早就不在这里撑渡了。”

后来，老陈一了解，确实存在着這個問題。他們召开了一次會議，把這個問題解决了。老陈笑着跟我說：“这就是搭渡船的好处。”

后来，我离开了花溪公社，很久也沒有过花溪渡了。但是，我有机会碰到公社的人，总打听一下阿婷的情况。他們也总是告訴我一些阿婷新发生的事情。

有一次，老鄒告訴我，今年春天，兩個特務在一個晚上迫着阿婷划他們渡江。阿婷的眼最尖，她一眼就看透這兩個是什麼人，但是她一點也不動聲色。待至兩個特務上了岸，看准了他們走去的方向，她才跑着報告了民兵隊長。不出半個鐘頭，我們就把兩個特務捕獲了。老鄒還說：這可不奇怪，因為我們早已經結就了天羅地網。

有一次，老陳到我家里來。他一見我就忙着說：告訴你個壞消息，在刮台風的那天晚上，我們的阿婷丟了。我慌着問他怎麼回事。他告訴我：那是台風刮過後的清晨，很多人要過渡的時候，才發現木屋里沒有阿婷，渡口上沒有渡船。開始時，大家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為幾年來，不論怎樣的天氣，渡口上都沒缺少過阿婷。待至對岸又不住地呼喊，人們才意識到阿婷不見了。大家駕起幾只小艇沿江去找，找了好半天也找不到。

我听到这里急了，抓住老陈問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老陈却噗哧笑出声来，他掙脫开我說：

“你不要急嘛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天晚上在刚起風的时候，对岸上有灯籠搖晃，阿婷搖船过去，却是公社卫生院的助产士小吳。她說要到古涌大队去接生。那边很急，顾不得風雨，她径自跑来了。两个人一合計，怕時間来不及，竟順流直向古涌搖去。船快靠岸时，台風到了，仗着阿婷的本領，她們总算靠了岸。后来，孩子順利地接生下来了，阿婷和小吳却都病倒在那里。”

我这才长嘘了一口气，把心放下。但是，老陈却又在引誘我，他說：

“你快点回去吧，我們那里的新人新事层出不穷，像珠江的水，讲不完，也写不完。”

我笑而不答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当真把阿婷，把小吳，把我接触到的新人新事跟那浩浩

蕩蕩流向大海的珠江水联系在一起，并且在我的眼前，当真又出现了珠江上那变幻无穷但又都引人入胜的景象。

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于梅花村

